

# Dehydroepiandrosterone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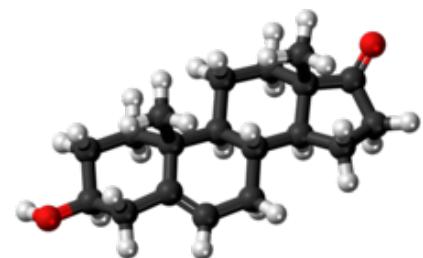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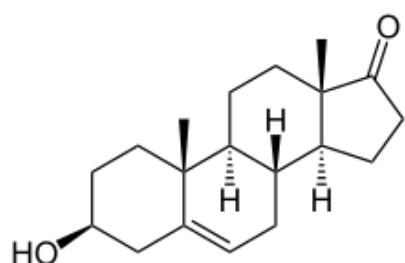
Contributors to Wikimedia projects

19-24 minutes

这篇文章是关于 DHEA 作为一种激素的。关于其作为药物或补充剂的用途，请参阅[Prasterone](#)。有关其他用途，请参阅[DHEA \(消歧义\)](#)。关于主要在肾上腺皮质中产生的 DHEA 前体激素、DHEA 硫酸盐或 DHEA-S，请参阅[硫酸脱氢表雄酮](#)。

**脱氢表雄酮( DHEA )**，也称为**雄烯酮**，是一种**内源性 类固醇激素**前体。<sup>[4]</sup>它是人类最丰富的循环**类固醇**之一。<sup>[5]</sup> DHEA 在**肾上腺**、<sup>[6]</sup> **性腺**和**大脑**中产生。<sup>[7]</sup>它在性腺和其他各种**组织**中的**雄激素**和**雌激素****性类固醇**的**生物合成**中充当**代谢中间体**。<sup>[4] [8] [9]</sup>然而，DHEA 本身也具有多种潜在的生物学效应，可与一系列**核**和**细胞表面受体结合**，<sup>[10]</sup>并充当**神经类固醇**和**神经营养因子受体**的调节剂。<sup>[11]</sup>

脱氢表雄酮



名称

IUPAC 名称

3 $\beta$ -Hydroxyandrost-5-en-17-one

## 首选 IUPAC 名称

(3a *S*,3b *R*,7 *S*,9a *R*,9b *S*,11a *S*)-7-Hydroxy-9a,11a-dimethyl-2,3,3a,3b,4,6,7,8,9,9a,9b,10,11,11a-tetradecahydro-1 *H*-cyclopenta[ *a*]phenanthren-1-one

## 其他名称

雄烯酮; 普拉甾酮; Androst-5-en-3 $\beta$ -ol-17-one; 5,6-双氢表雄酮; [1]脱氢异表雄酮

## 身份标识

CAS 编号	• <a href="#">53-43-0 ✓</a>
3D模型 (JSmol)	• <a href="#">交互式图像</a>
车比	• <a href="#">车比: 28689 ✓</a>
化学	• <a href="#">ChemBL90593 ✓</a>
化学蜘蛛	• <a href="#">5670 ✓</a>
药物银行	• <a href="#">DB01708 ✓</a>
ECHA 信息卡	<a href="#">100.000.160 ↗</a>
PubChem CID	• <a href="#">5881</a>
UNI	• <a href="#">459AG36T1B ✓</a>
CompTox 仪表板 (EPA)	• <a href="#">DTXSID4020379 ↗</a>

## 英奇

- InChI=1S/C19H28O2  
/c1-18-9-7-13(20)11-12(18)3-4-14-15-5-6-17(21)19(15,2)10-8-16(14)18/h3,13-16,20H,4-11H2,1-2H3/t13-,14-,15-,16-,18-,19-/m0/s1 ✓

键：FMGSKLZLMKYGDP-USOAJAOKSA-N ✓

## 微笑

- O=C3[C@]2(CC[C@@H]1[C@@]4(C(=C/C[C@H]1[C@@H]2CC3)\C[C@@H](O)CC4)C)C

## 特性

化学式	C <sub>19</sub> H <sub>28</sub> O <sub>2</sub>
摩尔质量	288.424 克/摩尔
熔点	148.5

## 药理

ATCvet 代码	<a href="#">QA14AA07 (WHO)</a> <a href="#">G03EA03 (WHO)</a> (与 <a href="#">雌激素</a> 合用)
管理途径	<a href="#">口服</a> 、 <a href="#">阴道 (插入)</a> 、 <a href="#">肌肉注射</a> (作为 <a href="#">prasterone 庚酸酯</a> )、 <a href="#">注射剂</a> (作为 <a href="#">prasterone 硫酸钠</a> )

## 药代动力学：

生物利用度	50% [2]
代谢	<a href="#">肝</a> [2]
生物半衰期	DHEA : 25 分钟[3] DHEA-S : 11 小时[3]
排泄	<a href="#">尿</a>

除非另有说明，否则数据均针对处于[标准状态](#)的材料 (25 °C [77 °F], 100 kPa)。

✓ 验证 ([什么是？](#)) ✓

[信息框参考](#)

在美国，DHEA 作为非[处方 补充剂](#)和称为[prasterone的药物](#)出售。

## 生物功能编辑

### 作为雄激素编辑

DHEA 和其他肾上腺雄激素，如雄烯二酮，虽然雄激素相对较弱，但会导致肾上腺的雄激素作用，例如早期阴毛和腋毛生长、成人型体臭、头发和皮肤油性增加以及轻度痤疮。<sup>[12]</sup><sup>[13]</sup><sup>[14]</sup> DHEA 通过在皮肤和毛囊中转化为睾酮和二氢睾酮(DHT)局部增强。<sup>[4]</sup>完全雄激素不敏感综合征的女性(CAIS)，具有非功能性雄激素受体(AR)，对 DHEA 和其他雄激素的雄激素作用免疫，一般没有或仅有稀疏/稀少的阴毛和腋毛和体毛，证明了 DHEA 的作用以及肾上腺和阴毛处体毛发育中的其他雄激素。<sup>[15]</sup><sup>[16]</sup><sup>[17]</sup><sup>[18]</sup>

### 作为雌激素编辑

DHEA 是一种弱雌激素。<sup>[4]</sup><sup>[10]</sup><sup>[19]</sup>此外，它在某些组织（例如阴道）中转化为有效的雌激素（例如雌二醇），从而在这些组织中产生雌激素作用。<sup>[4]</sup>

### 作为一种神经类固醇编辑

作为一种神经甾体和神经营养因子，DHEA 在中枢神经系统中具有重要作用。<sup>[20]</sup><sup>[21]</sup><sup>[22]</sup>

## 生物活性编辑

### 荷尔蒙活动编辑

#### 雄激素受体编辑

虽然它是更有效的雄激素如睾酮和 DHT 的内源性前体，但已发现 DHEA 本身具有一定程度的雄激素活性，作为低亲和力( $K_i = 1 \mu M$ )、弱的部分激动剂雄激素受体 (AR)。然而，它在受体上的内在活性非常弱，因此，由于与睾酮等完全激动剂的结合竞争，它实际上更像是一种拮抗剂，取决于循环睾酮和二氢睾酮(DHT) 水平，因此，像抗雄激素。然而，它对受体的亲和力非常低，因此在正常情况

下不太可能有太大意义。[19][23]

## 雌激素受体[编辑](#)

除了对雄激素受体的亲和力外，还发现 DHEA 结合（并激活）[ER \$\alpha\$](#)  和[ER \$\beta\$  雌激素受体](#)，K<sub>i</sub>值分别为 1.1 μM 和 0.5 μM，EC<sub>50</sub>值 >1 μM 和分别为 200 nM。尽管发现它是 ER $\alpha$  的部分激动剂，最大功效为 30-70%，但这种激活程度所需的浓度使得 DHEA 在该受体上的活性不太可能具有生理意义。然而，值得注意的是，DHEA 作为 ER $\beta$  的完全激动剂，其最大反应类似于或实际上略高于[雌二醇](#)，并且其在人体循环和局部组织中的水平足以激活受体，其程度与循环雌二醇水平略高于其最大非[排卵](#)浓度时所见的程度相同；事实上，当与雌二醇结合时，两者的水平都相当于它们的生理浓度，ER $\beta$ 的整体激活增加了一倍。[10][19]

## 其他核受体[编辑](#)

DHEA 不结合或激活[黄体酮](#)、[糖皮质激素](#)或[盐皮质激素受体](#)。[19][24]除雄激素和雌激素受体外，DHEA 的其他[核受体](#)靶标包括[PPAR \$\alpha\$](#) 、[PXR](#)和[CAR](#)。[25]然而，虽然 DHEA 在啮齿动物中是 PPAR $\alpha$  和 PXR 的[配体](#)，但在人类中却不是。[26]除了直接相互作用外，DHEA 还被认为通过间接的基因组机制调节少数其他[蛋白质](#)，包括酶[CYP2C11](#)和[11 \$\beta\$ -HSD1](#)——后者对于[皮质醇](#)等[糖皮质激素](#)的生物合成至关重要，并被认为与 DHEA 的[抗糖皮质激素作用](#)有关——以及[载体蛋白IGFBP1](#)。[19][27]

## 神经类固醇活性[编辑](#)

### 神经递质受体[编辑](#)

DHEA 被发现直接作用于几种[神经递质受体](#)，包括作为[NMDA 受体](#)的[正变构调节剂](#)、作为[GABA A受体](#)的[负变构调节剂](#)以及作为 $\sigma_1$ 受体的[激动剂](#)。[28][25]

## 神经营养因子受体[编辑](#)

2011 年，令人惊讶的发现是，DHEA 及其硫酸酯[DHEA-S](#)直接结合并激活[TrkA](#)和[p75 NTR](#)、[神经营养因子受体](#)，如[神经生长因子\(NGF\)](#)和[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\(BDNF \)](#)，具有高亲和力。[\[25\]](#) [\[29\]](#)随后还发现 DHEA以高亲和力与[TrkB](#)和[TrkC](#)结合，尽管它只激活 TrkC 而不是 TrkB。[\[25\]](#) [\[30\]](#) [DHEA 和 DHEA-S 以低纳摩尔](#)的亲和力与这些受体结合范围（约 5 nM），但相对于像 NGF（0.01-0.1 nM）这样的高效[多肽神经营养因子而言，大约低了两个数量级。](#)[\[25\]](#) [\[29\]](#) [\[30\]](#)在任何情况下，DHEA 和 DHEA-S 都以必要的浓度循环以激活这些受体，因此被确定为重要的内源性[神经营养因子](#)。[\[25\]](#) [\[29\]](#)此后，它们被标记为“甾体[微神经营养因子](#)”，因为它们相对于它们的多肽神经营养因子对应物具有[小分子和甾体性质](#)。[\[31\]](#)随后的研究表明，DHEA 和/或 DHEA-S 实际上可能是[神经系统进化](#)早期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的系统发育上古老的“祖先”配体。[\[25\]](#) [\[30\]](#) DHEA 与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结合并有效激活[神经营养因子受体](#)的发现可以解释循环 DHEA 水平降低与年龄和年龄相关的[神经退行性疾病](#)之间的正相关。[\[25\]](#) [\[29\]](#)

## 微管相关蛋白2[编辑](#)

[与孕烯醇酮](#)、其合成衍生物[3 \$\beta\$ -甲氧基孕烯醇酮\(MAP-4343\)](#) 和[孕酮](#)类似，DHEA 被发现与[微管相关蛋白 2 \(MAP2\)](#) 结合，特别是 MAP2C 亚型 ( $K_d = 27 \mu\text{M}$ )。[\[25\]](#)然而，尚不清楚 DHEA 是否会增加 MAP2与孕烯醇酮等[微管蛋白](#)的结合。[\[25\]](#)

## 多动症[编辑](#)

一些研究表明，多动症患者的 DHEA 水平过低，使用哌醋甲酯或安非他酮（兴奋剂类型的药物）治疗可使 DHEA 水平正常化。[\[32\]](#)

## 其他活动[编辑](#)

### G6PDH抑制剂[编辑](#)

DHEA 是 G6PDH 的非竞争性抑制剂 ( $K_i = 17 \mu\text{M}$ ;  $\text{IC}_{50} = 18.7 \mu\text{M}$ )，能够降低 NADPH 水平并减少 NADPH 依赖性自由基的产生。[\[33\]](#) [\[34\]](#) 据认为，这种作用可能是许多抗炎、抗增生、化学预防、抗高血脂、抗糖尿病和抗肥胖，以及某些免疫调节的原因 DHEA 的活动（有一些实验证据支持这一概念）。[\[33\]](#) [\[34\]](#) [\[35\]](#) [\[36\]](#) 然而，也有人说 DHEA 在体内对 G6PDH 活性的抑制作用尚未观察到，而且 DHEA 在体外抑制 G6PDH 所需的浓度非常高，因此使 G6PDH 抑制对 DHEA 影响的可能贡献尚不确定。[\[34\]](#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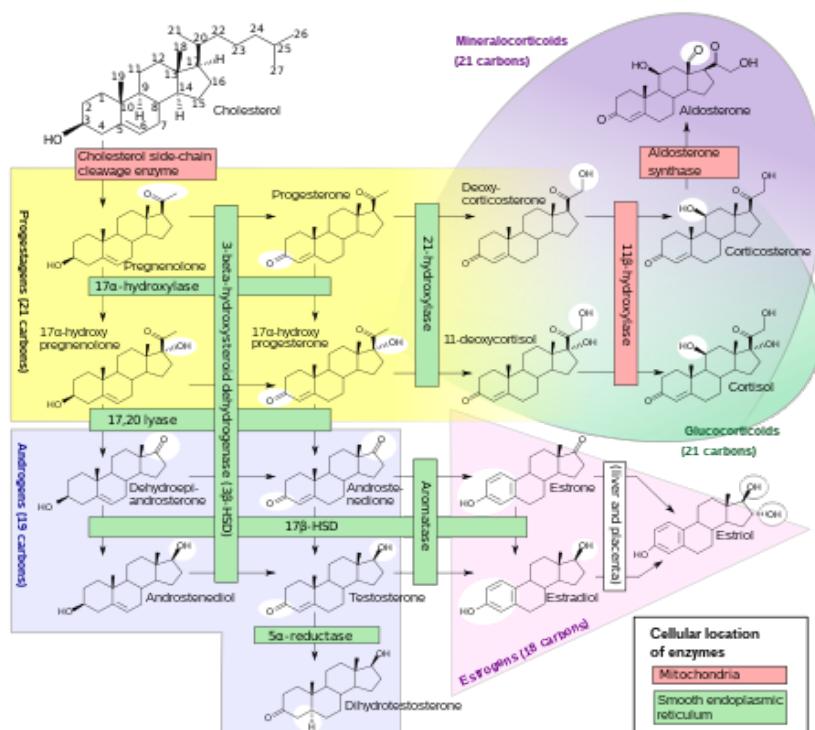
## 癌症编辑

DHEA 补充剂已被推广为化学预防剂，[\[33\]](#) [\[34\]](#) [\[35\]](#) [\[36\]](#) 因其声称的癌症预防特性。有科学证据支持这些说法。[\[33\]](#) [\[34\]](#) [\[35\]](#) [\[36\]](#)

## 各种各样的编辑

已发现 DHEA 竞争性抑制 [TRPV1](#)。[\[28\]](#)

## 生物化学编辑



## 生物合成编辑

DHEA 在肾上腺皮质激素(ACTH)控制下的肾上腺皮质网状带和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(GnRH)控制下的性腺中产生。<sup>[38]</sup><sup>[39]</sup>它也在大脑中产生。<sup>[40]</sup> DHEA 是通过胆固醇侧链裂解酶(CYP11A1; P450scc) 和 17 $\alpha$ -羟化酶/ 17,20-裂解酶(CYP17A1) 由胆固醇合成的，其中孕烯醇酮和 17 $\alpha$ -羟基孕烯醇酮作为中间体。<sup>[41]</sup>它主要来自肾上腺皮质，只有大约 10% 由性腺分泌。<sup>[42]</sup><sup>[43]</sup><sup>[44]</sup>大约 50% 到 70% 的循环 DHEA 源自外周组织中 DHEA-S 的脱硫。<sup>[42]</sup> DHEA-S 本身几乎完全来自肾上腺皮质，其中 95% 至 100% 由女性肾上腺皮质分泌。<sup>[38]</sup><sup>[44]</sup>

## 增加内生生产<sup>编辑</sup>

众所周知，定期运动可以增加体内 DHEA 的产生。<sup>[45]</sup><sup>[46]</sup> 热量限制也被证明可以增加灵长类动物的 DHEA。<sup>[47]</sup>一些理论认为，热量限制导致的内源性 DHEA 增加是已知与热量限制相关的更长预期寿命的部分原因。<sup>[48]</sup>

## 分配<sup>编辑</sup>

在循环中，DHEA 主要与白蛋白结合，少量与性激素结合球蛋白(SHBG) 结合。<sup>[49]</sup><sup>[50]</sup>与白蛋白或 SHBG 无关的少量 DHEA 在循环中未结合和游离。<sup>[49]</sup>

DHEA 很容易穿过血脑屏障进入中枢神经系统。<sup>[40]</sup>

## 代谢<sup>编辑</sup>

DHEA 通过磺基转移酶SULT2A1在 C3 $\beta$  位的硫酸化作用转化为 DHEA-S，在较小程度上是SULT1E1。<sup>[41]</sup><sup>[51]</sup><sup>[52]</sup>当口服外源性 DHEA 时，这自然发生在肾上腺皮质和肝脏和肠道的首过代谢过程中。<sup>[51]</sup>流通中的 DHEA-S 水平约为 DHEA 的 250 至 300 倍。<sup>[20]</sup> DHEA-S 反过来可以通过类固醇硫酸酯酶(STS) 在外周组织中转化回 DHEA。<sup>[53]</sup><sup>[54]</sup>

DHEA 的终末半衰期很短，只有 15 到 30 分钟。<sup>[55]</sup>相比之下

下，DHEA-S 的终末半衰期要长得多，为 7 到 10 小时。[\[55\]](#)由于 DHEA-S 可以转化回 DHEA，它可以作为 DHEA 的循环储存器，从而延长 DHEA 的[持续时间](#)。[\[56\]](#) [\[20\]](#)

DHEA的代谢物包括DHEA-S、[7 \$\alpha\$ -羟基-DHEA](#)、[7 \$\beta\$ -羟基-DHEA](#)、[7-酮-DHEA](#)、[7 \$\alpha\$ -羟基表雄酮](#)和[7 \$\beta\$ -羟基表雄酮](#)，以及[雄烯二醇](#)和[雄烯二酮](#)。[\[8\]](#)

## 怀孕[编辑](#)

在[怀孕期间](#)，DHEA-S在[胎儿肝脏中代谢为16 \$\alpha\$ -羟基-DHEA和15 \$\alpha\$ -羟基-DHEA](#)的硫酸盐，分别作为产生雌[三醇](#)和雌[四醇](#)的中间体。[\[57\]](#)

## 级别[编辑](#)

在[青春期](#)之前，DHEA 和 DHEA-S 水平随着[肾上腺皮质网状带的分化](#)而升高。[\[25\]](#)在 20 岁左右观察到 DHEA 和 DHEA-S 的峰值水平，随后随着年龄的增长而下降，最终回到青春期前的浓度。[\[25\]](#)成年男性的 DHEA 血浆水平为 10 至 25 nM，绝经前妇女为 5 至 30 nM，绝经后妇女为 2 至 20 nM。[\[25\]](#)相反，DHEA-S 水平在 1-10  $\mu$ M 时高出一个数量级。[\[25\]](#) 60 至 80 岁的男性和女性的 DHEA 和 DHEA-S 水平下降到较低的纳摩尔和微摩尔范围。[\[25\]](#)

DHEA 水平如下：[\[58\]](#)

- 成年男性：180–1250 ng/dL
- 成年女性：130–980 ng/dL
- 孕妇：135–810 ng/dL
- 青春期前儿童（<1 岁）：26–585 ng/dL
- 青春期前儿童（1-5 岁）：9–68 ng/dL
- 青春期前儿童（6-12 岁）：11–186 ng/dL
- 青春期男孩 (Tanner II–III)：25–300 ng/dL
- 少女 (Tanner II–III)：69–605 ng/dL

- 青春期男孩 (Tanner IV–V): 100–400 ng/dL
- 少女 (Tanner IV–V) : 165–690 ng/dL

## 测量<sup>编辑</sup>

由于几乎所有的 DHEA 都来自肾上腺，因此 DHEA-S/DHEA 的血液测量可用于检测肾上腺癌或增生（包括某些形式的[先天性肾上腺增生](#)）中所见的过度肾上腺活动。[患有多囊卵巢综合征](#)的女性往往 DHEA-S 水平升高。[59]

## 化学<sup>编辑</sup>

DHEA，也称为 androst-5-en-3 $\beta$ -ol-17-one，是一种[天然存在的雄甾烷类固醇](#)和[17-酮类固醇](#)。[60]它在结构上与[雄烯二醇](#)(androst-5-ene-3 $\beta$ ,17 $\beta$ -diol)、[雄烯二酮](#)(androst-4-ene-3,17-dione) 和[睾酮](#)(androst-4-en-17 $\beta$ -ol-3-one)。[60] DHEA 是表雄酮的 5-[脱氢](#)类似物( [\$5\alpha\$](#) -androstan-3 $\beta$ -ol-17-one)，也称为 5-脱氢表雄酮或 $\delta^5$ -表雄酮。[60]

## 异构体<sup>编辑</sup>

术语“脱氢表雄酮”在化学上是模棱两可的，因为它不包括表雄酮内缺少氢原子的特定位置。DHEA 本身是 5,6-双氢表雄酮或 5-脱氢表雄酮。许多天然存在的异构体也存在并且可能具有相似的活性。DHEA 的一些异构体是[1-脱氢表雄酮](#) (1-雄酮) 和[4-脱氢表雄酮](#)。[61]这些异构体在技术上也是“DHEA”，因为它们是脱氢表雄酮，其中氢从[表雄酮](#)骨架中去除。

[脱氢](#)雄酮(DHA) 是 DHEA 的  $3\alpha$ -[差向异构体](#)，也是一种内源性雄激素。

## 历史<sup>编辑</sup>

DHEA于 1934 年由[Adolf Butenandt](#)和 Kurt Tscherning首次从人类尿液中分离出来。[62]

## 也可以看看<sup>编辑</sup>

- 表观遗传时钟

## 参考编辑

1. ^ 德维勒斯 J (2009 年 4 月 27 日)。内分泌干扰建模。CRC出版社。第 339 页-。[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200-7636-3](#).
2. ^ **a b** Cupp MJ, Tracy TS (2002 年 12 月 10 日)。膳食补充剂：毒理学和临床药理学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135 页-。[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59259-303-3](#).
3. ^ **a b** Oddens BJ, Vermeulen A (1996 年 11 月 15 日)。雄激素和老年男性。CRC出版社。第 5 页-。[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85070-763-9](#).
4. ^ **a b c d e** Labrie F、Luu-The V、Bélanger A、Lin SX、Simard J、Pelletier G、Labrie C (2005 年 11 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是一种激素吗？”。J.内分泌。187 (2) : 169-96。[doi: 10.1677/joe.1.06264](#)。[PMID 16293766](#).
5. ^ William F Ganong MD，“医学生理学评论”，第 22 版，McGraw Hill，2005 年，p。 362.
6. ^ 默克指数，第 13 版，**7798**
7. ^ Schulman RA, Dean C (2007)。用补充剂解决它。纽约市：Rodale, Inc. p. 100.[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57954-942-8](#). “DHEA（脱氢表雄酮）是一种在肾上腺、性腺和大脑中产生的常见激素。”
8. ^ **a b** Mo Q、Lu SF、Simon NG (2006 年 4 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及其代谢物：对雄激素受体运输和转录活性的不同影响”。类固醇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杂志。99 (1) : 50-8。[doi: 10.1016/j.jsbmb.2005.11.011](#)。[PMID 16524719](#)。[S2CID 30489004](#).
9. ^ 斯科特 T (1996)。简明百科全书生物学。沃尔特·德·格鲁伊特。页。[49](#)。[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11-010661-9](#). 2012 年 5 月 25 日检索。
10. ^ **a b c** Webb SJ, Geoghegan TE, Prough RA, Michael Miller KK

(2006)。“脱氢表雄酮的生物学作用涉及多种受体”。药物代谢评论。

**38** (1-2) : 89-116。doi: [10.1080/03602530600569877](https://doi.org/10.1080/03602530600569877)。PMC 2423429。PMID 16684650。

11. ^ Friess E、Schiffelholz T、Steckler T、Steiger A (2000 年 12 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——一种神经类固醇”。欧洲临床研究杂志。30 增刊 3: 46-50。doi: [10.1046/j.1365-2362.2000.0300s3046.x](https://doi.org/10.1046/j.1365-2362.2000.0300s3046.x)。 PMID 11281367。S2CID 30733847。
12. ^ Pescovitz OH, Eugster EA (2004)。儿科内分泌学：机制、表现和管理。利平科特·威廉姆斯和威尔金斯。第 362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0-7817-4059-3.
13. ^ Fima Lifshitz (2006 年 12 月 26 日)。儿科内分泌：生长、肾上腺、性、甲状腺、钙和体液平衡障碍。CRC出版社。第 289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200-4272-6.
14. ^ Salhan S (2011 年 8 月 1 日)。妇科教科书。JP 医疗有限公司，第 94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93-5025-369-4.
15. ^ Lavery JP, Sanfilippo JS (2012 年 12 月 6 日)。儿科和青少年妇产科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45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612-5064-7.
16. ^ Nussbaum RL、McInnes RR、Willard HF (2015 年 4 月 28 日)。Thompson & Thompson 医学遗传学。爱思唯尔健康科学。第 102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0-323-39206-8.
17. ^ Setchell ME, Hudson CN (2013 年 4 月 4 日)。肖氏妇科手术教科书。爱思唯尔健康科学。第 129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81-312-3481-5.
18. ^ Bissonnette B, Dalens B (2006 年 7 月 20 日)。综合征：快速识别和围手术期影响。麦格劳希尔专业。页。184.国际标准书号 978-0-07-135455-4.
19. ^ abcde Chen F、Knecht K、Birzin E、Fisher J、Wilkinson H、Mojena M、Moreno CT、Schmidt A、Harada S、Freedman LP、Reszka AA (2005 年 11 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的直接激动剂/拮抗剂功能”。内分泌学。146 (11): 4568–76。doi: [10.1210/en.2005-0368](https://doi.org/10.1210/en.2005-0368)。PMID 15994348。

20. ^ **a b c** Weizman A (2008 年 2 月 1 日)。脑功能、行为和神经精神疾病的神经活性类固醇：研究和治疗的新策略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229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020-6854-6。
21. ^ Gravanis AG, 梅隆 SH (2011 年 6 月 24 日)。神经变性、神经保护和神经发生中的激素。约翰威利父子公司。第 349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527-63397-5。
22. ^ 人类大脑中的性别差异，它们的基础和影响。爱思唯尔。2010 年 12 月 3 日。第 127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0-444-53631-0。
23. ^ Gao W, Bohl CE, Dalton JT (2005 年 9 月)。“雄激素受体的化学和结构生物学”。化学评论。105 (9) : 3352-70。  
*doi*: 10.1021/cr020456u。PMC 2096617。PMID 16159155。
24. ^ Lindschau C、Kirsch T、Klinge U、Kolkhof P、Peters I、Fiebeler A (2011 年 9 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诱导的 FoxO1 磷酸化和易位取决于盐皮质激素受体”。高血压。58 (3) : 471-8。  
*doi*: 10.1161/HYPERTENSIONAHA.111.171280。PMID 21747041。
25. ^ **a b c d e f g h i j k l m n o** Prough RA、Clark BJ、Klinge CM (2016 年 4 月)。“DHEA 作用的新机制”。分子内分泌学杂志。56 (3) : R139-55。  
*doi*: 10.1530/JME-16-0013。PMID 26908835。
26. ^ Watson RR (2011 年 7 月 22 日)。DHEA 在人类健康和衰老中。CRC出版社。第 208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398-3884-6。
27. ^ Kalimi M、Shafagoj Y、Loria R、Padgett D、Regelson W (1994 年 2 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 (DHEA) 的抗糖皮质激素作用”。分子和细胞生物化学。131 (2) : 99-104。  
*doi*: 10.1007/BF00925945。PMID 8035785。S2CID 26893297。
28. ^ **a b** King SR (2012 年 11 月 9 日)。神经类固醇和神经系统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15-16 页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614-5559-2。
29. ^ **a b c d** Lazaridis I、Charalampopoulos I、Alexaki VI、Avlonitis N、Pediaditakis I、Efstathopoulos P、Calogeropoulou T、

Castanas E、Gravanis A (2011年4月)。“神经类固醇脱氢表雄酮与神经生长因子(NGF)受体相互作用，防止神经元凋亡”。公共科学图书馆生物学。**9** (4): e1001051。  
[doi: 10.1371/journal.pbio.1001051](https://doi.org/10.1371/journal.pbio.1001051)。 [PMC 3082517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1541365/)。 [PMID 21541365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1541365/)。

30. ^ **a b c** Pediaditakis I, Iliopoulos I, Theologidis I, Delivanoglou N, Margioris AN, Charalampopoulos I, Gravanis A (2015年1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：神经营养因子受体的祖先配体”。内分泌学。**156** (1) : 16-23。 [doi: 10.1210/en.2014-1596](https://doi.org/10.1210/en.2014-1596)。 [PMID 25330101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5330101/)。
31. ^ Gravanis A、Calogeropoulou T、Panoutsakopoulou V、Thermos K、Neophytou C、Charalampopoulos I (2012年10月)。“神经类固醇和微神经营养因子通过 NGF 受体发出信号，以诱导神经元细胞中的促存活信号”。科学信号。**5** (246): pt8。  
[doi: 10.1126/scisignal.2003387](https://doi.org/10.1126/scisignal.2003387)。 [PMID 23074265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3074265/)。 [S2CID 26914550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6914550/)。
32. ^ 李女士；杨，JW；高，YH；韩，C。金，SH；李女士；乔，SH；荣格，IK (2008年)。“哌醋甲酯和安非他酮对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中 DHEA-S 和皮质醇血浆水平的影响”。儿童精神病学和人类发展。**39** (2) : 201-209。  
[doi: 10.1007/s10578-007-0081-6](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10578-007-0081-6)。 [PMID 17763937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7763937/)。 [S2CID 11041447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1041447/)。
33. ^ **a b c d** Schwartz AG, Pashko LL (2004年4月)。“脱氢表雄酮、6-磷酸葡萄糖脱氢酶和长寿”。老年研究评论。**3** (2) : 171-87。 [doi: 10.1016/j.arr.2003.05.001](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arr.2003.05.001)。 [PMID 15177053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5177053/)。 [S2CID 11871872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1871872/)。
34. ^ **a b c d e** Ciolino HP, MacDonald CJ, Yeh GC (2002年7月)。“16alpha-fluoro-5-androsten-17-one 对致癌物激活酶的抑制作用”。癌症研究。**62** (13): 3685–90。 [PMID 12097275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2097275/)。
35. ^ **a b c** McCormick DL、Johnson WD、Kozub NM、Rao KV、Lubet RA、Steele VE、Bosland MC (2007年2月)。“通过饮食 16alpha-fluoro-5-androsten-17-one (fluasterone)，一种脱氢表雄酮”。

的最低雄激素类似物，化学预防大鼠前列腺癌的发生”。致癌。28

(2): 398–403。 doi: [10.1093/carcin/bgl141](https://doi.org/10.1093/carcin/bgl141)。 PMID 16952912。

36. ^ a b c Auci D、Kaler L、Subramanian S、Huang Y、Frincke J、Reading C、Offner H (2007 年 9 月)。“一种新的口服生物可利用的合成雄烯抑制小鼠胶原诱导的关节炎：雄烯激素作为调节性 T 细胞的调节剂”。纽约科学院年报。1110 (1) : 630-40。书目代码：2007NYASA1110..630A。 doi: [10.1196/annals.1423.066](https://doi.org/10.1196/annals.1423.066)。 PMID 17911478。S2CID 32258529。
37. ^ Häggström, 米凯尔；里奇菲尔德, 大卫 (2014 年)。“人体类固醇生成途径图”。维基医学杂志。1 (1)。doi: [10.15347/wjm/2014.005](https://doi.org/10.15347/wjm/2014.005)。ISSN 2002-4436。
38. ^ a b Erkkola R (2006)。更年期。爱思唯尔。第 5 页–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0-444-51830-9.
39. ^ Kleine B, Rossmanith WG (2016 年 2 月 11 日)。“激素和内分泌系统：内分泌学教科书”。施普林格。第 264-265 页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319-15060-4.
40. ^ a b Pizzorno JE (2013)。“自然医学教科书”。爱思唯尔健康科学。第 711 页–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377-2333-5.
41. ^ a b Rainey WE, Nakamura Y (2008 年 2 月)。“肾上腺雄激素生物合成的调节”。类固醇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杂志。108 (3-5) : 281-6。doi: [10.1016/j.jsbmb.2007.09.015](https://doi.org/10.1016/j.jsbmb.2007.09.015)。 PMC 2699571。 PMID 17945481。
42. ^ a b Adler RA (2009 年 12 月 14 日)。“骨质疏松症：病理生理学和临床管理”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387 页–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934115-19-0.
43. ^ Schill W, Comhaire FH, Hargreave TB (2006 年 8 月 26 日)。“临床医生的男科”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243 页–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540-33713-3.
44. ^ a b Linos DA, van Heerden JA (2005 年 12 月 5 日)。“肾上腺：诊断方面和手术治疗”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 161 页–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540-26861-1.

45. ^ Filaire E、Duché P、Lac G (1998年10月)。“训练量对皮质醇、脱氢表雄酮和脱氢表雄酮的唾液浓度的影响：16周训练后女性的皮质醇浓度比”。欧洲应用生理学和职业生理学杂志。  
**78** (5) : 466-71。doi: [10.1007/s004210050447](https://doi.org/10.1007/s004210050447)。PMID [9809849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9809849/)。S2CID [20583279](https://www.ncbi.nlm.nih.gov/scientific-publications/20583279/)。
46. ^ Copeland JL, Consitt LA, Tremblay MS (2002年4月)。“19-69岁女性对耐力和抗阻运动的荷尔蒙反应”。老年学杂志。系列A，生物科学和医学科学。**57** (4): B158-65。doi: [10.1093/gerona/57.4.B158](https://doi.org/10.1093/gerona/57.4.B158)。PMID [11909881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1909881/)。
47. ^ Mattison JA, Lane MA, Roth GS, Ingram DK (2003)。“恒河猴的卡路里限制”。实验老年学。**38** (1-2) : 35-46。  
doi: [10.1016/S0531-5565\(02\)00146-8](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531-5565(02)00146-8)。PMID [12543259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12543259/)。S2CID [41481691](https://www.ncbi.nlm.nih.gov/scientific-publications/41481691/)。
48. ^ 罗伯茨E (1999年2月)。“成为脱氢表雄酮硫酸盐（在灵长类动物的血液中）的重要性：更长更健康的生活？”。生化药理学。  
**57** (4) : 329-46。doi: [10.1016/S0006-2952\(98\)00246-9](https://doi.org/10.1016/S0006-2952(98)00246-9)。PMID [9933021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9933021/)。
49. ^ **a b** Alesci S, Manoli I, Blackman MR (2004年12月29日)。“脱氢表雄酮(DHEA)”。在 Coates PM、Blackman MR、Cragg GM、Levine M、Moss J、White JD (编辑) 中。膳食补充剂百科全书 (印刷版)。CRC出版社。第169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[978-0-8247-5504-1](https://www.ncbi.nlm.nih.gov/books/NBK9780824755041/)。
50. ^ 贝克尔KL (2001)。内分泌代谢原理与实践。利平科特·威廉姆斯和威尔金斯。第712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[978-0-7817-1750-2](https://www.ncbi.nlm.nih.gov/books/NBK9780781717502/)。
51. ^ **a b** Mueller JW、Gilligan LC、Idkowiak J、Arlt W、Foster PA (2015年10月)。“硫酸化和脱硫对甾体作用的调节”。Endocr 修订版。**三十六** (5) : 526-63。doi: [10.1210/er.2015-1036](https://doi.org/10.1210/er.2015-1036)。PMC [4591525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4591525/)。PMID [26213785](https://pubmed.ncbi.nlm.nih.gov/26213785/)。
52. ^ Lash LH (2005)。药物代谢和转运：分子方法和机制。施普林格科学与商业媒体。第353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[978-1-59259-832-8](https://www.ncbi.nlm.nih.gov/books/NBK9781592598328/)。
53. ^ Morfin R (2003年9月2日)。DHEA和大脑。CRC出版社。第28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[978-0-203-30121-0](https://www.ncbi.nlm.nih.gov/books/NBK9780203301210/)。

54. ^ Karasek M (2006)。衰老和与年龄有关的疾病：基础知识。新星出版社。第 66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59454-426-2。
55. ^ a b White BA, Porterfield SP (2013)。内分泌和生殖生理学，莫斯比生理学专著系列（学生在线咨询），4：内分泌和生殖生理学。爱思唯尔健康科学。第 164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0-323-08704-9。
56. ^ Kalimi MY, Regelson W (2000)。脱氢表雄酮(DHEA)：生化、生理和临床方面。沃尔特·德·格鲁伊特。第 41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11-016111-3。
57. ^ 兹贝拉, EA; 伊莱基斯, J。斯科梅尼娅, A。Benveniste, R. “硫酸脱氢表雄酮和 16 α-羟基脱氢表雄酮硫酸盐在培养的人绒毛膜癌细胞 JEG-3 细胞中的竞争性研究：对雌酮、17 β-雌二醇和雌三醇分泌的影响”。临床内分泌与代谢杂志。63 (3) : 751-757。  
doi: [10.1210/jcem-63-3-751](https://doi.org/10.1210/jcem-63-3-751)。ISSN 0021-972X。PMID 2942557。
58. ^ [https://www.questdiagnostics.com/hcp/intguide/EndoMetab/EndoManual\\_AtoZ\\_PDFs/DHEA.pdf](https://www.questdiagnostics.com/hcp/intguide/EndoMetab/EndoManual_AtoZ_PDFs/DHEA.pdf) [裸 URL PDF]
59. ^ Banaszewska B, Spaczyński RZ, Pelesz M, Pawelczyk L (2003)。“患有正常和高胰岛素血症的多囊卵巢综合征女性 LH/FSH 比率升高的发生率”。Roczniki Akademii Medycznej W Białymostku。48: 131-4。PMID 14737959。
60. ^ a b c Elks J (2014 年 11 月 14 日)。药物词典：化学数据：化学数据、结构和参考书目。施普林格。第 641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1-4757-2085-3。
61. ^ 伊迪丝·约瑟夫；F. Radt (2013 年 12 月 1 日)。Elsevier 的有机化学百科全书：系列 III：碳异环缩合化合物。施普林格。第 2608 页-。国际标准书号 978-3-662-25863-7。
62. ^ Schwartz AG, Pashko LL (2001)。“脱氢表雄酮和结构类似物的潜在治疗用途”。糖尿病技术与治疗。3 (2) : 221-4。  
doi: [10.1089/152091501300209589](https://doi.org/10.1089/152091501300209589)。PMID 11478328。

进一步阅读[编辑](#)

- *Labrie F、Martel C、Bélanger A、Pelletier G* (2017年4月)。 “根据内分泌学，女性体内的雄激素基本上是由每个外周组织中的DHEA制成的”。类固醇生物化学和分子生物学杂志。**168**: 9-18。  
*doi: 10.1016/j.jsbmb.2016.12.007。PMID 28153489。S2CID 2620899。*